夷氛聞記

夷氛聞記卷五

噗喝喳瀕去留綠衣兵守香港五口分留夷目開市司稅務之領事亦至所擄於甯波婦女有失歡裂帛纏其足者載入澳門夷樓作長夜飲香山鮑某方受雇爲夷守門樓凡二層上居白夷下厮役其夜白夷十餘同聚居一樓皆自江來留粵者婦女啼哭聲徹樓下鮑一時憤甚思舉火燼其樓已他出覔得藥裹以入矣轉思不忍婦女一時同死且慮火發救者至

已不能竄脫遠止此聞諸鮑太史逸卿俊者云其族人也英商在粵重
開市易益肆驕矜舊制大班不得乘肩輿入館至是
散商出率乘坐遨遊通衢與內地人交易動因口舌
陡起風波愈以忿爭爲強所留吏役沿街攫掠市店
貨物買物論值未成逕擕以去又挾流娼招搖市上
遇平民輒喝令急避否則鞭撲隨之市井之民受者
已不可忍特畏官之禁處因是滋爲禍首強自遏抑
而姑容之始則會城衆怒難犯久而並所近村堡之

來城就工買者無不積爲深怨噗嘮喳之未行也夷館遣役出買零物去不給值索之反被詈辱旁觀者不平助其同詈役遽入館糾衆夷持鳥鎗出覘人跡多處施放有受傷者行道人一時駐足聞觀不散其夜火忽自夷館起夷貨遷出盡爲百姓推擲地上無絲毫奪歸已者米利堅諸國商亦樓居毗連財物聽其搬出衛至河舟無一人越館界入攫當火威發時聞萬口齊呼殺賊遠近水車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員

弁以兵役至將爲撲滅亦阻於萬手飛石不得前越日火息而後散二十二年十月初六日事噗嘮喳鬧而憤遽移書責墳索賠所失謂必舉兵入搜起釁匪類墳舉是日實在巔末爲書以復稱以領事戒勿縱釀後禍得書乃不敢言書云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得接來書備悉兩國商民近況竊以爲責人須當責己敵釁尤貴審機向者英國稱兵我 皇上仁恩如天用許和好本部堂仰體 聖主德意方且勸諭兵民勿存芥蒂在領事更宜戒飭商民無得恃強招非乃在省夷商自向議和即縱兵役或在街市攫物遞價或引娼婦逐隊鞭人行路且爲不平何況身受其毒本部堂屢申禁遏深恐爲小忿而亂大謀

不料於初六日公司行內商人遣役買物又復不給價值百姓跟隨債罵該役竟敢糾衆放鎗百姓被傷不散及夜無端火發該商搬出貨物閧百姓扯碎擲地毫無擄奪花旗等國財物並不越界搔擾兼之數萬衆大呼殺賊報仇水車赴救俱被挺刃截止文武員弁率兵彈壓亦被飛石擲阻各國商民共知共見但思此等匪徒一時數萬衆齊心非同小可本部堂豈不驚愕異常且百姓大呼殺賊報仇不知誰人爲賊又不知百姓與英國有何仇恨禍激至此我地方雖令團練足恃猝遇奇變亦當分別細辦不致鹵莽用事誠慮處置過遲本部堂與領事將有擔帶不起之憂若領事縱知數萬匪徒所在必欲盡數拿獲即使帶兵來省摘置重典本部堂爲安靖遊匪起見亦各從其便至若該商散失銀兩黑夜之中良歹難辨此正宜詳究已飭文武員弁及昇平公所河南沿海東西南北各鄉紳士義民通緝在案惟是兩國交兵

商民受害不獨英國爲然即如上年焚我盧店掠我
貲財我國又將向誰索補賠補之說諒亦英國商民
所不敢出諸其口者也刻下和議初定邊省諸臣皆
膺重罪伊大人來粵無期本部堂亦爲百姓指諭黠
陟莫保須事揣人情度時勢靜候章程爲便如必騙
兵自肆勝敗正未可逆料耳再者英國所招之漢奸
實內地之匪徒恐其熟知英國虛實習見英國貲財
將於香港海外號令而起領事未必安枕而卧彼臺
灣遣風被戮特其餘事設三省風應則和議遲延豈
不徒勞心力況我 皇上素得民心而又將相迭
出不少奇人彼一時此一時也領事自識經權無爲
夢夢即前日到省之火船其急退出免令百姓猜嫌
並嗣後務須嚴禁商民勿再挾娼恣行藉橫激變所
有三板船隻除搬貨外不得無故遊奕內河否則本
部堂惟知約束吾民而已至於匪徒數萬伏發斷不
獨任其咎茲體 聖天子懷柔遠人之意畧佈心

腹惟領同時澳門人亦有因英夷強橫殺其夷目於事察照
澳者初奕山在粤時
上諭有捐助軍資及以破夷奇計獻而行之有驗者
皆予重賞一時上書言事者踵至奕山以軍務日無
暇晷而條陳者率請給貲自試切中事情者頗乏乃
令就紳士勸捐局之在會城大佛寺者收而准駁之
人既衆不能一一延諸座與爲面商也則但批其詞
使吏録而懸諸門江蘇錢江者在粤不爲士夫所齒

當時以爲失待賢智禮遽肆詈局紳不可復耐乃言
於官召而訶斥之所交多爲不平何大庚者浙諸生
也爲婿於蔣文恪家嘗習申韓就院司幕工筆札則
除始至保純延主隨員案牘旣而就駐澳道員易中
孚幕病中孚爲澳夷誘弄將入省代英夷請釋夷俘
先語則徐旣而中孚果詣請則徐以是信之久於粵
目擊府署幕之有與商人往還者慮有事必先洩於
夷屢切齒裂眦言之懷平夷之策卒不見用每就江

語會夷恃撫日益肆粤中人有思倡義民挫折之而不敢逕行者大吏乃撰爲文檄袖示塡塡面稱其文詞實不意其遽鏤板而張貼之也爲江勸聲言將以十月集粤紳府校明倫堂捐貲召勇示夷以威時欵夷甫數月船未返國當事懼有中變於是以倡亂拘江而戍之新疆大吏遞籍自是粤紳無敢復言夷事

後夷人不敢入粤城官紳受奬塋典陸制軍書云廣東夷不入城官民同心也以如此可用之民前人不用而摧抑之

天語煌煌隱忍之衷一朝宣露從前殺伯麥之人倡爲文檄者當爲聲請可致書粤中

言及之否

耆英既代伊里布於粵相與議定開市章程奏云

竊照廣東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關議定英吉利國出入貨物應完稅則及與該國互市章程現經臣等另摺具奏伏查盤征關稅既須先籌國計又當俯恤夷情現定章程於國計夷情似皆有裨向來粵東粵海一關辦理公事不免掣肘但查此後閩浙江蘇所收英吉利等西洋各國稅貨皆由粵海分出以粵海一關而論稅數雖難免於稍絀而統五關而計彼此互相挹注必當較往年有盈無絀臣等督飭臬司黃恩彤侍衛咸齡體察情形悉心籌畫期於粵海關不致廢弛稅貨尚能充足並可絕沿海漏卮以整頓內地各關之稅務酌議九條敬爲我 皇上陳之一粵海關原定之稅額應暫歸五口勻攤以免偏枯也查粵海關每年應征外洋各國及內地商船及銅斤水脚並額定盈餘每年一二十萬至三四十萬不等現在

旣分五關通商則粵海關出入貨物必少若仍責令照舊解征勢有所難此後粵海關征不足數應請暫於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關所征西洋各關稅貨內撥補足數卽由粵海關逕自擬撥其額外盈餘各歸各關儘收儘解一五口征收西洋各國稅額應請試行三年通行酌定以歸核實也查西洋各國貨稅本爲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關所無現在甫准通商其貿易之衰旺難以預擬稅額卽難定准原海關將來能否征足舊額亦不能預定應請俟三年後察看五口每年可征稅銀各若干比較准額再將粵海關原額銀八十九萬九千六十四兩分款科算一匀歸五關作爲定額如有盈餘仍以額外盈餘擬撥粵海關除稅貨款目應行刪除以歸簡易也查粵海關稅則正稅耗羨之外尚有節次改正歸公案內各官估價一六算三八擔定頭總巡口擔規東礮臺口黃埔口扁艇號規及船鈔內之進口規出口規日規月規等

項正耗計款歸作一條編征總計均尚有盈無絀之銀節次之案內名目無論現在已未查明應請一概删除免多糾纏一平餘各貢等款應歸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以免無着也查粵關解部銀兩向有每千兩加平餘銀十五兩係按稅加收今既歸作一條編征則此項銀兩無從抽收請仿照解部飯食銀一兩等項在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之例各歸各關劃解又每年應解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人參變價約銀十萬兩每上下均有洋商按貨押算彙繳監督轉解內務府又有放關分頭名目亦由洋商按船按貨抽算每年約銀四五萬兩逕繳粵道衙門發充普濟堂老人口糧及漢軍孤貧養贍義渡扁船水手工食恤嫠口糧各項之用如有盈餘留備部撥現在英吉利國已議裁洋商倘各國亦一體議裁則前三項銀兩亦歸無着應請將每年變價參斤毋庸飭發其價銀一款每年以十萬兩為率與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一併在各關額

外盈餘數內劃開視各關征稅數以多寡均勻攤解
其放關分頭銀兩每年於粵海關額外盈餘項下撥
銀四萬兩解支權道衙門查照原案分別支發其餘
各國課稅仍須由洋商經理應由臣塡等體察情形
另行酌量辦理一粵海關應酌留羨餘以各有用也
查粵海關每年有應進貢稅及奉文傳辦將件連盤
貨包札經由各關稅銀等項計算約需銀十數萬兩
查應得羨餘均已歸入額外盈餘項下而一切均不
可少應請於粵海一關即在卸貨關口納一關稅數
再准貿易如有偷漏照例懲辦與各國商無涉其餘
貨物悉循其舊海關丁書人等倘有藉口勒索許各
商據實控告嚴行提究一內地各省販茶葉湖絲大
黃絲搬不准外海載運以杜影射也查茶葉湖絲例
禁多出洋近因內地各關勒索過多致有內地各省
等行銷湖絲茶葉等項搭船載運內地各關稅額數
因而暫短實由於此現定章程西洋各國應完稅銀

大有加增與內地流通商貨稅則輕重懸殊易啟避亟就輕與洋船私相交易之弊嗣後除請販東洋等由洋進口貨稅與本地民間日用諸物仍循其舊外其有內地各省行銷茶葉湖絲紬緞正項准由內地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愿由海販運者即照與西洋各國貨物例一體先稅方准販運出口如海關則例內原有粗茶葉粗湖絲土絲等項名目全行刪除其臺灣等處所有應用茶葉絲斤紬緞等物由各該督撫體察情形各行奏明辦理一與西洋各國貨稅無涉之客貨應仍舊章辦理以免紛更也查粵海關江浙等省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販運上至盛京下至廣東往來貿易其所運貨物除茶葉土絲紬緞外均非西洋各國所需無庸影射向來應完稅銀各有定章相安已久所有五處海關無論大關小口一切章程悉仍其舊無庸另議一各項浮費應全行革除以杜弊端也查各項浮費於雍正乾隆年間改正歸公之

後旋又陸續添出更多於前已至行裁革如再有需
索情事無論官弁兵役俱照枉法贓參革治罪惟粵
海關差役並無工食向在進口出口貨物內由洋商
按貨抽給於乾隆九年經前任監督稟明准其存留
在案現在洋費裁撤未免令各差役枵腹從事應請
查明照海關書吏之例核給工食由臣墳等酌定名
數另行辦理以上各條係就臣等管見所及隨條酌
議惟治法需人至在各海關監督深明通商爲撫馭
之要領少取即所以多取之義廉以自持嚴
以約束不稍逾越則中外相安海疆永靖矣 會墳以
病開缺耆英代督粵恩彤亦來陳臬事相與委曲調
停事事彌縫不使稍生釁隙番禺紳士潘仕成許祥
光及鹺官皆嘗出貲造船甚固而未可出洋於是有

四省合巡之議當事不果用議云夷船在洋加優平地各省雖有戰艦從亦聞有駕兵出洋攻剿之事故其駛行數省洋道如入無人之境其自洋而趨港也止畏內兵向前而拒不畏外兵從後而追鋭意直進毫無顧忌屢勝之故職在於斯設使環洋經過之地有船可以堵截有兵可以攻擊彼方却退之不暇又安能飽掛風帆瞬息百里出沒超忽之若此其捷哉今宜剏造堅大戰艦百艘艘各配以弁兵百人於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四省外海水師營分各選精鋭二千五百人多儲水食礮械以實之抽移內河陸路名糧補其空籍擢提鎮大員之有世功威望者別須 勅印為四省統巡其屬仍以副將而下遊擊而上視官之高卑給船之多寡使分領之不隸四省營制之內西界越南東洋北抵威京無論內外諸洋咸責巡哨而江南以西迄於欽廉尤不時梭織游歷每出以二十船為一隊御尾

聯行風訊既齊檣帆尺度又相等卽相去遠近不一究可互爲聲援遇英夷兵船輪船審定旗幟不遽然礮轟擊但隨所向緊躡其後設彼礮先發我亦應之彼船幫單寡我合隊環攻無不得志俟其颿窺內港而後從外擊入本地防兵亦聞聲自內迎出首尾勢難兼顧出路既已斷絕自可令片帆不留益大要全以尾追爲牽制而不專事乎交鋒始則出彼不意突如其來繼且步步牽纏層層掣肘以彼終歲馳突海面耳目間曾不見一外洋接仗之船一旦棋佈星羅舟師絡繹必將不遑回顧到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夷性多疑雖遠望商船檣帆亦將繞洋紆避其氣以周章而自奪其志以艱難而漸懈其力以衆寡不敵畏縮而頓衰而我方四集臃腫沿途相待兵分而巡防覺寄時暇而勢力轉紓又況猝至紛來縱有不肖兵丁亦將徼規不及則奸民接濟不戢自消人知去火在於抽薪不知添薪在於止沸事幾所在莫要於

此亦莫大於此效似緩而實罢功似難而實易欲使
永絕根株不得不痛施懲創欲使實受懲創不得不
重費銀錢永逸必始於一勞分防不如其合剿務令
化外頑蠢之輩曉然知此時 天威震疊遠遁絕蹤
常未有不悔從前輕侮之愆轉而作格外涵容之請
聲靈四訖並杜效尤中外大防維持無極所謂一舉
而數善備焉者也當今正其時謹備芻蕘條
陳以備採擇 謹按製船之法必先預籌款項擇產
木辦最處所招募善工設官監造閩嘉慶年間福建
剿辦蔡逆亦於額設營船外別創堅大適用戰艦提
督壯烈伯李公親臨監製故洋面安駛鐵桅使提當
時督帶出洋與蔡逆抗衡雖亡命亦勢有不敵黑水
洋之役剿辦幾淨盡久著明效閩舊時得力匠頭多
有存者潮州李爵鎮少習海務匠作皆乃父舊人潮
郡密邇閩汀又為產木之地予今歲七八月間在潮
屢與商及似宜就潮設廠責成爵鎮協以曉暢文員

當有成算可杜浮靡或招徠賈客使集越南洋木不半載即可運至齊備就近省河別設官廠撤閩省送至壯烈舊匠選熟習船工隨其指使但受其成法而不予以出納之權則並無弊可言即不然劃切諭運府二級委員使知此次創辦與從前例修者大有區別亦未嘗不可得收實效也

夷氛已靖

復修武備沿海議造戰艦

諮派仕成監之仕成因延佛蘭西人雷士壬造洋礮水雷以進粵人怨英夷甚見仕成家或飲諸夷不能辨何國也則鬨於其門從容解譬而後已廣州府劉潯出嘗杖雙門市民之未避前驅者行道訛言驟起

以謂府署藏納英夷萬喙如潮假虐責良善爲緣遽相聚而火其署擲物火中雖貴玩絲毫不取與夷館受燬時相似濤越後垣走匿藩署薄使傅繩助素得民心出帑婉語以夷倒不許入城府署夷何所來搜而弗見宜各還曉之再始歡呼而散福州開市通商夷貨舟至相挈入省會與官吏通謁講鈞禮據烏石山之積翠寺爲廨舍設牙旗鼓角民甚驚擾常以深夜騶從入城官無如何其居上海者恃海道與其幼

出夷館易而狎之見輙呼其行次拜會不分旦夕與
夫用中國帽而雜用五色爲纓緯以表異出入城門
士民無敢以爲言者彼意以既和好且與平行則不
問城內外皆可聽其遊處如土著矣不知職貢諸國
非驗貢不得入英雖列冠帶而貢無常期兩次貢舟
皆由天津更無故事可援也惟廣東民習見暹邏越
南必隨貢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無之以爲
中外大防正繫於此凡夷有三五爲羣思進太平門

西門者兩城門去夷館近內城四門尚隔外城非夷可至守者輒斥之退民或遇見輒頃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後必使其惡遁返而後散太平門內外市舍櫛比城闉內日有設鋪售零物者守兵三四但駐所近平時門實無容足地也夷偶瞯往來人偶少遽闖進焉接門內為狀元坊順德南宋狀元張鎮孫故里過坊不數武市民遇之大鬨夷舉所持鞭竿拌人於是萬手齊動幾幾拳下領事雖訴諸官衆怒難犯莫可誰何也舊制夷人以久

住夷館恐生疾病故道光十五年總督盧坤奏定許
夷商於每月三旬八日得往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散
遊一次行則導以通事分輩出次不得過十人及申
即令返有在外住歇飲酒及出不以期或逾所限人
數或別赴村落墟市者並治及行商自欵成商裁後
夷衆蓋無約束往往挾鳥鎗或袖小鎗駛其小三板
或雇珠江小艇遨及四鄉遊泊遇村集樹林叢翳處
所恒登岸彈取鳥雀村民婦孺聚觀言語不通疑爲

嘲辱動至角口夷必以鎗擬之民畏之急走避如是者不知其幾矣夷難之作也沿江上下數十村去會城十里近或二三里者咸築閘設栅於其村口自衛夷登岸未之入則村民聽其自爲來去見慣亦不異也二十七年夏月英商駛舟至黃竹岐村村在城西上游去城頗遠有密林在村外夷相率竟入其栅婦女見而譁夷不知避反舉鎗以擊人頃刻閤村衆畢集鳴鑼將遞傳鄰近諸村來護夷益暴燥狀兇猛衆

一時憤激殺三夷舁屍沉村外巨河下石壓之而掩其迹其艇亟駛還以事報夷䑸領事請耆英緝凶備抵聲言召香港守兵入火其村語多不遜耆英令其巡捕弁黃者華會南海令張繼鄒募漁人入淵起獲夷屍夷䑸愈以被戕有據多端廹挾索多凶請交夷館訊辦時恩彤得罪鐫巡撫職徐廣縉新至慨然謂殺人償命法也然一命一抵法安可濫不能魚肉吾民以徇夷欲而塞夷責也乃召其村紳士訊致殺之

由縛三人出請
王命於犯事之地正法夷酋猶悻悻不服照會耆英
以彼國商不能不出遊倘他村亦復如是將何以處
非焚其廬舍不足以息衆怨杜效尤耆英尋以省紳
已自爲公函約諸村毋許妄殺後此永保無事復之
隨令府縣集省紳於大佛寺合擬函詞刻而遍貼以
慰夷心當時紳衆咸集彼此推讓無肯執筆起草者自巳至酉耆制府以人來催府縣亦促之至
再三乃起入丈堂率擬一稿言黃竹岐殺夷抵法事
毋庸議此後諸村落遇夷人至村口彼不犯民但止

放鎗捕鳥父老當各約束子弟勿令出與見面聽其自來自去萬一吏人率衆入柵以捕鳥爲名或至調戲婦女鎗傷平人者宜即將吏用繩綑縛就近送官訊辦勿驟加誅殺俾有籍口事後索多人抵命牽及無辜致官赫手逼約諸村一律知照云云紳官咸以爲當座中一官閱之搖首謂此當非制府本意宜改云如吏有不法事且勿向拒許該村民立即赴官喊訴以憑委員來提赴公署核辦衆紳無語予不得不前伸其說曰當時吏既不法即指調戲婦女鎗傷平民等事矣一有其事村民勢必鼓譟衆怒驟起吏必拒護兩相動手彼此轉盼致傷民衆吏少傷每在吏吏既受傷村民誰敢挺身赴官受責成者勸其縛吏送署勢已難從況令其任吏橫肆袖手旁觀止以一二父老報官聽吏行兇後從容以去此可以告養如木雞之君子不可以強血氣方剛之村民子弟茲吏自入村啟釁於彼義憤所激衆怒難犯先勸其紳老

約束子弟不與摶力至萬不得已亦不可遽殺此爲黄竹歧事之遽殺受累而起人心尚庶幾可從否則函到徒滋口實而夷以既有公函臨時不肯受縛不至决裂不止轉失勸戒之意更轉失制府息事之本意矣其人亦首肯取稿以去　夷酋知紳士持公論亦稍知斂迹不敢再有後言矣英國自稱雄西海都但西河畔築宫蘭崙城外故宫之在城中者猶相沿未廢他國人至必導以入使遍觀焉以誇壯麗其俗然也夷酋來者每謂明明通商和好宜相信無虞詐尚何中外夷夏之可分故所至覘其城如戶闥獨粤城垣門與夷館

相距僅咫尺間轉不得一入時時訟言於耆英思彤始尚誠求繼兼責備閱時既久無復可以支吾益夷俗期約至速且屢不自知其瀆微言之又不悟兩人者日爲所促相與躊躇至再不獲已始許其一行燕會而預爲設備將假酬酢禮掩招入之迹以爲一而不再他日非因延請無緣自至有所商則仍出而就之權宜之舉不激夷怒亦堪以對我士民顧尚遲疑未有期日也二十三年六月省紳侍讀銜何有書老

成綠達方以劇董社學受奬有所聞爰集同志具詞節院云閩閣聞夷將進城拜晤以此輿論沸騰不知實有其事曾已約許否請率循舊章免滋衆口者英亦竊幸其詞適至得有藉以謝夷也但以道路訛傳初無成議大書揭而慰之

呈云竊以故老狃於舊聞羣黎安於習見故有異聞必相驚詫遇創見則起猜嫌民情大抵然也我粵東民蒙 朝廷厚澤深仁休養生息士農工商各執一業高曾子孫與享太平舉凡踐土食毛無不尊君親上矣查各國夷人來粵互市夷商向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歷久相安但夷人到省向在城外夷樓聚處國有典章二百年從無夷人入城之事舊聞習見婦

獨同知通有道路傳言說有夷長欲進城垣拜會各
大憲未審果否輿論沸騰益既有拜會之名必將肩
輿儀仗鹵簿前驅民間聞所未聞見所創見震懾人
心驚駭耳目觀者定如堵牆所可信者各縣聯絡千
有餘鄉團練義民十萬餘衆均已撥歸各社各鄉時
勤操練毆加約束斷不致滋生事端但慮省城五方
裂集良莠不齊誠恐匪徒猝然干犯夷人或不
相諒是致和好反至系商紳等愚昧之見欲求循舊
章程定於城外齊整地盤或滙議事宜或燕會交歡
或掃排禍賞不啻行所無事似屬易便也恭維
欽差大人天演一派贊化調元感德所加夷情悅服
凡經均沼人祠見幾之微紳等恩蒙原不干預公事但地
方關係一有所知不敢壅於上聞用是瀝陳下悃冒
瀆尊嚴伏乞俯順輿情查照舊典飭遵辦理則萬民
歌頌同荷生成矣劄府批云查中外務在相安據呈
請循舊章以順輿情理極詳明慮尤深遠惟夷人欲

行進城之說不過道路訛傳並無是事諸紳素爲民望所歸可卽傳諭城鄉各士民免生疑慮本部堂向以士民之心爲心凡有關係地方夷務事件自應熟籌妥辦也婉舉其事之可證驗民情者爲夷告而曉曉之來正未已繼請而繼拒者屢矣因循又越數年酋駐香港三年例滿當受代返恥在粤之衆終未得請以入見外中國歸無以對居者在來粤夷中則已爲長自謂責有專屬也二十七年二月行將屆駁率其綠衣防兵三百偃息旗鼓從香港潛載越虎門入當時海疆安謐貨舟梭織虎門

大啟守者以為運貨舟至不復查驗循內河趨經獵
德礮臺椗舟臺側接踵而登出不意挾衆釘塞我礮
眼澆藥水毀我礮樞守臺兵倉卒裝械不及遂聽其
所為逆把總梁定海擊以礮夷兵已一鬨還舟解纜
順流西上甫至夷館不入即斷安瀾橋上下為駐足
地逐市人空其鋪舍而踞之耆英出誥以私入故則
請廢館後通海之新豆欄道收拓館地既許而立堵
之矣又請租河南地以建夷樓則當日初與琦善講

和條款所嘗及者其後香港尙奉
諭停給所議已處迨定和約准英國在通商埠地出
貲自與民間租賃建樓豆棧但仍由中國地方官會
同領事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與內民公議租值內
民不得抬價掯勒遠人不得強租勢占以期兩情允
協蓋願租則民自得利不願則夷當別圖強即起爭
必然之理也珠海南岸舊稱河南正對省城生齒日
繁不獨鋪店民居寸金寸土即田塘棧舍亦與荒郊

僻岸者價值迥殊其人比屋而居非耕卽農非商卽賈自食其力自謀其生各賴咫尺之地爲仰事俯育計又其迤西襄地沿水横出與今夷樓隔水相望一旦租爲夷有恐他日夾岸臨海築臺置礮勢成交牙有事則來往帆檣西道頓形窒碍於民固有不便而借以截阻黃埔各國商舟設起貨入省仍勒其於此查驗復萌初得香港故智更有不便於諸國其南則地隨河折由折處直下卽爲西南入省河之鳳凰岡

東壆鷄鴨滘一帶倘從洲嘴折處別築一臺即有以
握我西南鄉縣入省咽喉飌岡礮臺雖設而無所用
河南四十八鄉紳老有識解事者早慮及此且夷之
伎倆久在百姓意中彼就款於江南之大飽慾壑與
在粤之佯遷商欠皆事出已甚非百姓夢寐能忘之
事今因有此約令其舉祖宗百年世業流離播遷靡
所定止而拱手讓之所得幾何設令誘以租資重利
亦將糞土視之萬無如意理而夷酋未識其情勢所

在誤聽夷館賤役及洋商工伴子弟之所慫恿遂一
意卜居謂耆英爲經手立約之大臣總制其地我責
官而官責民挾約而行當無不獲不復計及體察民
情之爲何語更未能思及地未許租則所指爲抬價
掯勒之詞悉屬無根隙莫可乘也况歲租每視夷旺
淡西洋人之在澳衰敗之後租竟何如徒寻耆英以
所難貿貿强求逼人過甚於是耆英不得已勉派府
縣官頻傳業主令議價值未到而聽酋竟以二十四

年四月初二三四日身履河南洲頭自爲丈量插旗
誌界民見事在必行越日集衆雙州書院言出而髮
指者數千人其老成者謂與其生端事後不如陳說
事前乃以情理利害四端詳縷其詞投以公函斥其
背約圖占之非書云竊以謀事必體乎人情作事當
循乎天理而事之成敗尤須計及乎
利害之重輕我粵東與貴國通商百有餘年彼此有
相資之益中外無詐虞之嫌而貴國商民亦素以信
義相交即千百萬之貨財一言爲定一諾不移從無
失約背議之事此中國商民所以樂與交易而歷久無
所以能相安也迨至二十一年搆怨交兵以來貨物
多不能流通商賈亦日見倒敗在粵商固多失業而

貴國之貨亦未爲得利且當擾亂之餘土匪借端尋釁小人乘機焚掠逵商皆受其累此前車可鑒各國所同知共見者也自宜各飭宿恨堅守和約以圖補救共享太平乃近聞貴國欲勒租河南地方建造屋宇我紳耆始以爲此事必須兩相情願貴國素重信義斷不肯强占逼租今見我府縣官頻傳業主勸令議價且德公使差人竟於初二初三初四等日到河南洲頭嘴地方丈量插旗誌界於是各鄉士民大爲駭異初四日會衆集議於雙洲書院謂與其相爭滋鬧貴我啟禍生端於事後何如先爲陳說辨此是非由之直於事前茲特將情理之可否利害得失細爲陳之夫河南習俗非十三行可比也而河南地勢又非上海各港可同也蓋十三行與外國人居住有年久相熟習倘令河南創建洋樓必致驚奇猜忌彼此斷不相安矣上海係新開港口向無逵商貿易棲止之所且海濱荒地無礙民居故擇地租任其理尚順

若粵東近則有洋行遠則有香港居住則有新建之公司大樓貯貨則有現租之洋商棧房又何必貪多務得費此無益之巨貲乎況河南地方寸金寸土皆民血產該處田塘棧房鋪戶居民或藉此耕作以贍家或居此貿易以謀利甚或孤兒寡婦賴微息以存生或大族微宗設嘗產以延祀既不能娶族他徙又不能舍業别圖一旦強逼奪之以致流離失所謀生無地情何以堪貴國人素以醫人濟世爲心何忍出此此衆情之不能強其所難者一也抑吾聞之無信不立違約不詳查前次我官示諭萬年和約條款內載各國商民准其租地自行建樓立棧仍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各國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不得抬價捐勒遠人不得強租硬占務須兩情允協等語今河南之地若云不體察民情則衆口一詞不願出租矣若云公平議租則既未經願租開價又何抬價捐勒之有至於倚我大憲

之勢欺我小民之愚挾制逼勒必欲租得而後已又不待業主允議遽行差人丈量此非強租硬占而何所謂萬年和約者曾不及數年即思翻約背議試問當時書此約者何用立此約者何心我等士民偶立券契字據尚能久要不忘豈自稱英國堂堂之公使大臣而肯背此兩國永守之和約乎此義理之不容失信者一也且貴國商人數萬里航海至粵無非爲謀利而來耳貴國之所以獲利於粵東者利其民之相與交易也今欲與交易而先拂民之意入心不服於利何有凡人安居方能樂業先守信始可通財今若不守信約恃強挾勢奪人之產占人之田固爲粵商所疑慮而不敢重托貨財亦將爲各國所恥笑而不肯相與共事況夫奪則爭必爭則鬭爭鬭之際商賈避亂而不前貨物停市而不售試觀近來生意冷淡已可概見是欲奪人之利以爲己利終致小利未見而大利先失此智者所不爲也抑且不獨失利

巳也其害更有不勝言者夫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今河南共四十八鄉烟戶不下數萬家其間賢愚不齊強弱不一心既不甘於棄地志即可激以成城若使強奪得地建造行棧則英商挈眷必於此往來貨物貨財皆於此屯積竊恐出入而致磚石之相攻貯貨而致焚燬之肆害其能時時為之防禦處處為之設衛乎是跬步之間皆為荆棘鄰右之近盡成讐仇將以為千之資走此地而不足即以百十之人毀此地而有餘貴國亦何樂得此叢怨之府生此為厲之階乎此禍福之機甚明利害所關甚鉅不待智者而知也惟熟思而籌度之我等紳耆生長河南目覩民情有洶洶之勢恐致激變故不得已會集衆人將情理利害四端先行詳晰陳明尚祈轉達貴公使體察此情永守和約免致兩敗俱傷而謂吾言之不先耳並將此情節投訴於各國領事官及富商大賈請各國正人君子評其是非分其曲直免謂我 天朝士

民不知禮義即將來鬧事生端有所累及亦可知釁由誰啟咎將誰歸也倘不曲諒愚衷不採納正言仍然恃強硬占竊恐怨積日衆禍貽日深其身與家相依為命者能不捨死相爭乎益前次搆兵未之及民故民情未憤若此次貽害係與民為仇故民動公忿而心甚齊此非我紳耆所能排解亦非我大憲所能壓服者也領事方遲疑未肯收書而河南人已刻印四佈

酋知衆議沸沸非恃耆英可以威脅再往必滋意外也爰暫止河南之議更索租花地口之石圍塘其流弊一如河南洲頭且縉紳世業何可利動已廢然而返是皆已事至是遲以兵挾覆述前意劫以必從耆

英曉之謂倘緩其期將來或分任租值尚有可商愈
延則租愈不貲亦非爾利急之且必激變正言以却
顧英酋之來本以求約入城爲重實非有餘力租地
不過假作引端而已故終之以定入城期請謂地從
民出議租權旣在民城爲官守議入權則在官非若
租地之聽民自愿者比矣今西洋諸國咸謂我難入
此城勢成騎虎不得其期則駐兵留此不復出蓋夷
兵之來已數日人言藉藉不調集兵力驅之使去則

民心時刻可動動則酋與其兵皆紛竄壞約啟釁悉
緣諸此而酋又倔強不可以口舌爭於是慨然與訂
二年後寻入城之約謂二年中以官調紳以紳調民
至期庶幾可掃徑相待矣夷酋與訂約而後從容挈
其兵還香港事定耆英杖定海而遷其官酋既歸國
則以入城期定告其王凡鄰邦之商於其國及其印
度亞墨利加所屬之地盡以是鋪張其詞招其屆期
至粵觀禮他國商之在粵者雖曉然於民志之不可

奪而明明有大臣期約在習聞耆英爲

太祖皇帝天潢支屬協贊綸扉持節出辦夷務體統

冠諸大吏必有以動

上聽者粵民縱強悍而惟縉紳言是從倘

上許彼入城紳士自不敢異議百姓惟有隱忍究何

能爲以是信入城之舉之非虛語方將相約隨英夷

後觀其所爲且自以同一準市之國

中朝斷不忍厚彼薄此將俟英夷既入然後援以爲

請凡此皆諸夷意中所有亦事理之所必至也無如
耆英先期以在粵久奏請遜職得
俞旨命以二十九年春暖來京擇正月行矣瀕行請
以廣縉佩大臣關防權督兩粵而布政使葉名琛權
巡撫未幾　兩公即真是年兩載期屆二月夷酋以
耆相遂留差樞庭
文來請踐入城約始猶出以正言繼且煩絮操切堅
執前議勢不可止廣縉念中外大防在此一舉此而
不力爲阻遏他日將時以燕會至固無辭可拒是又

與福州上海等而密察民志城鄉萬衆無慮婦孺鮮有以聽夷之入爲當者縉紳即或面從亦必退有後言且夷假禮以來安知其不包藏禍心是其平日詭譎之見或尋後求地爲行署甚或臨時索所經官舍留其徒居之不惟亟生口舌抑且驟起兵戎就使娶兵設防萬不至有當時之失而大衅即從此開況耆英親自許之乃先時而去責其難於後人艱鉅之任惟志定足以肩之耳於是不俟徘徊已默定拒夷之

志及商於名琛更謂官民合心方稱同志無怫百姓
以順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堅且衆夷一動則民頃刻
生變勢難終日官轉無立身之地惟有拒諸城外縱
有他故亦官與城爲終始其事實有把握已先單銜
具摺密陳情形矣今我兩人和衷一志順民心以行
之復何疑之有商既定廣縉乃先備內防自省河以
東諸礮臺選擇將弁誨以方畧俾俟夷闖入沿途迎
擊分繪要隘臺墩圖紙核其所有礮洞計一礮裝藥

施放洗刷移運應需兵士若干人使臨時各事其事是爲首班別預備策應者各如其數爲次班又別備補再策應者於後人數亦同爲三班塡寫首班策應及補策應各兵士姓名於臺圖所宜站立處令其各守位次寸步不移首班勝則已如一人傷於賊礮則策應者亟趨前而補其缺傷者散兵扶以下而所備再策應者又亟趨前補策應之缺首班戰久而懈或猝遇暴病則領兵之弁以所備之策應遞補直至三

班皆受傷盡然後聽其敗潰不復責戰所選儲礮位亦按臺洞各備三礮放多礮熱即令輪換先以圖使將弁選精壯軍士詳為指示令知此次戰守繫一省官民成敗所關最重不特不能如往日見夷自潰積君但於派定立處稍離分寸及臨陣告退即自代有人亦按軍法並令一月前點定班兵開誠告以人之勇怯原出天性非可強抑自揣或至臨時瑟縮未能自信或家有老親或尚無子息內顧不能無所繫戀

者仍准其預期請假事後許再充伍不罪倖其慨肯
以身殉國對天矢誓情形踴躍又察其平素體健技
精無他隱疾者諄諭以一經應命當自視其身已死
歷詢不悔始取其切實甘結書名畫押保以親屬而
後分班帶入節署親許以功成優䘏死者官養其家
於是憑將選弁憑弁選兵而驗於將兵將人人自請
効命萬伍一心次第籌積軍資衣甲皆製備外郡封
解軍局絡繹內運而省城民戶毫未知覺密飭中軍

副將召近城社學紳士假捕盜名令各歸團械聚勇候撥分社延見使各不相知亦屬其各不相謀也社學原議有事官爲調用給以口糧無事各歸耕農勇出自民隨時可備布置既畢乃揭牌於轅以某日出閱虎門舟師時夷酋吱噸已代噫來駐香港數月矣聞廣綏巡歷海口思乘其出刼之於舟俾險浪驚心倉卒間必踐夙諾較以文爭易而不慮再有遷延也則請臨其舟廣綏慨然許之夷舟方椗內洋隨行官吏咸謂風濤回不測且身入虎羣履

其咥人之尾設有變將奈何廣縉曰若輩慮彼敢遮
留我乎留我不有水師提督在乎因語提督洪名香
若我留彼船不還可悉舟師攻之我自有處勿以我
故遲疑投鼠忌器也言已欣然掉扁舟越重礁險澳
乘如屋浪起踏登夷船梯二十餘級至其船樓從容
顧盼旁若無人從官不得已羣隨以上風舟搖盪相
顧皆股慄無人色吹喲握手延入艙後免冠爲禮遂
杜其門隔從官於門外厚設機一抯即閉堅牢如壁

不可復啟廣縉談笑自若攻翰袖出所陳事數款率貨稅之瑣屑者求面爲許允廣縉隨閱隨舉其不中理者手指口駁索筆而刪之攻翰下氣低聲固固乞請廣縉固却之色頗莊厲侃諤開導至良久聲琅琅徹艙外從官聞未悉所謂欲入不可僅逡巡以俟最後忽更端迅言中國許我入城兩年前約以今日今我國謂凡備具尊俟示我期日請必定期而後返廣縉日耆相之許爾在我來粵之先我來未奉

詔諭何能妄予爾期且百姓之不肯聽爾入原執千
百年舊章爾在此當有所聞億萬同心我更何能自
主是當以衷情民情兩相歧異之故入告
大皇帝請
旨我爲疆吏必有所遵奉而行今爲汝由驛馳奏則
可私予爾期則不可有
旨即有期不得
旨期將誰出爾宜少安毋躁也吱啺間批摺還當在

何日遂舉由粤達都往返常程約畧告之吱嗡以爲
緩願自備火輪舟出粤洋抵津代遞廣督晒日奏摺
拜登
本朝自有定制沿途所過關津驛站各定時刻皆有
專官處分綦重安敢違制以進呈請
旨重件輕付外國攉譴責且汝舟近日亦安能逕至
天津乎爾居粤地一切當遵
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吱嗡語塞即送出仍下

小舟騎浪還虎門越日來報謁𠭥之食食次囁嚅間
再欲有言但諭以靜候
旨意語不及其他旋省直陳其事夷酋自意事有成
約耆英方在朝當陳明在粤訂約緣由計無不得請
即未遽允亦必命督撫酌量現在情事以定可否我
請已堅微露強入之意
大皇帝縱不欲逆民志亦重慮失信遠人有
旨令粤官自定官又何詞可以却我故自陳請後不

復喋喋但自爲數日計程盼捛迴如望歲稍逾往返
期程三二日卽令其副兵目日贊臣者輕舟私入夷
館探聽消息及奉到
綸言大意以爲民心卽天心在彼重譯來斯更不宜
與民頡頏念萬里貿遷不易官吏當隨時爲其保護
貨物紬繹
聖謨蓋有萬民一體四家一家之意非臣下所能窺
測更非外夷所能議擬者矣

旨既宣布夷始知
上意其國商人一時敗興有轉咎吱嗡不如噫之一
請即許者有追咎噫當時從兩年約不能隨許隨入
致爐竈另起者而他國商因亦從旁以爲笑柄微詞
諷激之於是夷酋文再至責中國信義之邦不合反
覆若是更爲危言相挾意殊悻悻廣縉至是正言答
之曰曩者江南議和後中國重信義凡夷船之經我
口岸者聽其出入不復詰查阻禁蓋設誠相與也著

相親王和議初不料爾國前兵目之潛截卒械掩我不備毀礮樞而塞礮眼也其時兵不及調礮不及易爾兵深入據橋阻過行路民情驚駭瞬息便釀禍端乖和局故酌量緩急輕重不得不權宜約以年分許以入城使爾兵目如願而出以保和好於未艾是信義之失爾國先之而反以責人乎者英之奏請

陛見實逆知民心之不服舉國胥無異詞不能爲左右袒也夷得報已辭窮則又強詞以辨謂事必自度

可行而後許許則必踐方成丈夫當我兵入時爲數
無多何難一戰戰不敢而後許我許而復背中國他
日何以示信於人我今日又何顏以對他國不得不
率我兵商一辦而至且聞省中方團練壯勇皆董於
官旣慮抗官匪徒出而拒我何不卽分所練勇拒亂
民而衛我入耶又答以民情所在旣屢舉相告今民
自團練實緋汝故而猶嘵嘵不已反欲爲彊吏者率
民拒民背理逆勢愈言愈遠此後不必更勞唇舌請

郎挐爾兵入我爲粤大吏當四開城闔以待爾其試之鄧牘凡數返輾轉辨論端且百出當是時自上冬迄三月會城粤秀書院監院刻印公柬延集越華羊城二院同事暨城中在籍紳士許祥光等及內外城以遞河南居民鋪店按其街約彐以規程會城書院粤秀最先越華次之羊城又次之先是柏公爲觀察令三院監院勸民自爲守衛彼此覲望未之動也迫事急變門底鋪民羣至粤秀謂闔省人士所萃責以倡首會院長南海何員外文綺衰病里門彐方爲正監不可辭乃印備柬啟數萬會同監院順德羅教授家政南海譚訓導瑩靈山伉訓導乾厚順德張學正應秋番禺

丁教諭熙先期使院役分投衙約送以章程偕番禺候選道許祥光候補同知禮光候選郎中金菁茅候選同知沈光國香山候選員外鮑俊親詣請約一時響應分期以勇數來粵秀報予約兩首令以夜校閱備其心燭中間羅下鄉末旬返仇丁並以送試去沈亦及半以事未至偶會閱粵秀令役分延諸紳役以夜不及遍請是夕惟予在徐制府偵知之令易太守召諸紳謂不能實力則事敗予遂以羅查南海神廟工不過一日即選張譚皆世居西關其地人我非土著紳士不可勸故分投去非有他也丁居城西北其地多幕客長隨所寓已約其送試速還彼處出勇宜在役必無貽誤太守以予言嚴乃已九人者皆不辭勞瘁故民情踴躍南海候選郎中伍崇曜則以熟悉夷情事藉探報當時從制府出虎門事定許伍得
旨給三品銜先選八人得勸家自出丁設械爲拒
升銜先選仇沈外獎有差

夷入城之備預期分詰諸街約剋切與商一時雷動雲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創隆平社學同時響應地大者至數千人少亦數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練丁勇名數東報粵秀隨以其夜延官紳同集其公所壯目帶令籠燈執械分隊以過越日官出炙豬水酒獎之自城內而城外遂及河南以次校閱旬日間得十萬人有奇內城雙門底上街陳廷森蘇蔭清同督帶四百四十人下街劉聯芬蘇滄同督四百三十六人惠愛街四約沈維鏞督百十七人惠愛五

約何定海何榮芳同督六百七十人　六約泰督
百六十人　西七約黎承恩葉文卿同督四百十人
首七約吳廷輝督百六十人　東七約鄧龍光督
百人　西七約冠世隆督九十三人　八約陳彬英
李秀蕃同督五百三十人　九約易杰督百八十五
人　東九約譚聘珍督二百人　十約張俊督百又
五人　南賢坊西首約羅家驥督九十五人　東四
約歐陽成督九十五人　二西約湛慶督九十五人
賢思街甘國權督八十八人何佩仁督百六十二
人　大佛寺前東西約黃芳華督二百十人　龍藏
街單亦曉督三百四十人　馬較街月泉南首二三
約吳樹楨黃錦濟同督五百四十五人　北約江兼
三督百八十人　九曜坊彭昆明督百七十人　西
湖街何瑛督二百九十二人　早亨坊楊光耀督四
百三十五人　早亨坊東李猷督百三十人　孚通
街劉錫芳督二百六十人　四牌樓六約唐聖功陳

國忠何廷標李耀祖李望爵黎安邦同督千六百十
人　魁巷簡憲督九十三人　惠福巷鄭世榮督七
十三人　厚玉巷何𣙗督二百三十二人　正南街二
陳沅英督二百四十人　二牌樓曾湛恩督　二百二
十人　東岳廟前段桂清督二百八十五人　天平
街丁纛督二百三十人　東約曾挹修督百人　北
約鄭廷銓督百人狀元橋方振宗督二百六十四
人　善慶坊陳煥章督百有三人　黃黎巷何金榮
督二百五十人　大塘街中約朱瑩督百一十人
南約歐陽驗督百八十五人　長塘街北約何敵中
督二百二十六人　南約廖永墉督八十五人　德
政街南約甘國寬督百三十人　北約林長清督百
五十人　西約何獻圖督百三十人　德政橋中約
黃冊安督百一十人　兵馬司街邵朝安督百三十
人　承恩里蕭月恒督百二十人　新城內南門直
街張國權潘國正同督四百二十二人　東橫街東

中約李春蕃崔兼同督四百八十人西橫街上下
約麥逢秋梁英督三百六十人仰忠街李朝華督
百二十二人 東約陳國瀛督三百人南約李文
聚督百二十人 高第街中東西四約陳習龍雷鎮
玉胡敬之陳肇芳梁贊功胡廣琦吳國銳梁應時同
督千九百八十四人 小市街衆約張逢熙鄧正華
胡殷清督八百五十六人正市街陳廷桂督三百
六十人 一德社劉鴻陞督三百十五人 五仙門
內西約楊裕景 李榮邦同督五百十人東約周士
超督百八十人大新街十八約朱德均鍾俊鄧秀
揚子珩翁珣李紫堂李如瑛同督千七百八十六
人 翁元錫巷呂泰來督四百二十人玉子巷何應
堂郭棨光陳松威同督六百二十人白米巷梁國
恩翁玲同同督五百有七人 華德里黃紹光孟智
祥羅玉亭威廷桂馮揚廷同督千五百八十二人同
小新街彭朋川謝進高朱福康李式光翁遇安同督

千三百五十人濠畔街衆約何瑞忠梁汝文李錫棻陳元元惇威沛霖楊廷璣同督千六百人賣麻街戴英元馮經謝逃衙同督八百二十六人聚賢坊黃仕元督百六十人木排頭梁有容陳宗植督四百三十人三府前謝綽然胡剛常同督五百二十人水母灣陳明澤李冠榮同督五百八十人文暢里劉汝順督二百八十人五顯巷吳樹德督二百五十人太平街伍汝敦督四百三十人舊部前街楊垣督二百九十二人聚賢坊馮楨督百六十人青雲直街譚朝恩督二百三十四人定安里胡開業督二百八十五人敦睦里談振盈督四十人眼鏡街林顯瑛督二百八十人狀元坊馮文藻陳作楷同督五百三十人清水濠張晉霖廖鴻源同督五百人城外東門外正東首約鄭文藻督九十人東賢里白崇韜督二百八十五人得勝街香宜吉督三百九十二人越秀馬草步街李

東界督百七十人　長庚里蘇福祥督三百四十人榮華坊洪國俊督三百五十人　元運街李能善督百八十人　豬欄黃幹才督三百五十人　東皐街黎榮芳督三百四十人　海旁街陳銘勳督二百十人　小東門外永安首四約陳國楨雷顯廷同督四百二十人　永安橫直街梁敬覽梁鴻基同督四百六十八人　三角市黃敬之督三百二十人　鎮龍坊崔廷高督三百八十人　元運街中約吳逢登督百八十人　梁溪聚約梁榮景何燦信同督六百五十人　淮溪聚約梁殿光督二百五十人　小半約邱鳳麟督百五十人　珠光里何應棠郭泰光陳斯威同督七百五十人　珠光里半約崔榮督二百人　三翠門何啟泰督二百五十人　龍王廟八約陳仲瓊潘大彪岑燦棠黃俊輝袁朝元　李時澤李仕川黃銓朝鄭琢呂震淳張饒勳同督千　六百八十八人　前鑑街劉紹昌督四百七十六人　海旁中約

何學亭督二百人　海旁東街胡結清督百三十人
西約　督百二十人　永清門外永清街蔡
邦常督二百六十人　東石新街戴恩督百六十七
人　豆腐巷增沙太平沙鄭大勲黃庭椿李裕才霍
仁盛孫世祥同督千二百九十四人　倉前街彭鑑
如督二百人　中約奈雲階督二百二十五人　南
約趙宗方督二百人　西約招煥輝督百七十人
壽康街東南約翁仁墳梁泰同督二百九十人　泰
康里伍棨茂督二百三十人　石基里馮讓督二百
五十六人　東西約洪正魁督二百五十六人　永
祥坊衛浩泐督三百十人　西門外石岡街梁炳華
督二百六十七人　源勝坊馬應元督二百人　第
四甫彭文雄胡景修同督四百九十人　第五甫南
北中約曾國良楊應泰同督五百五十人　第六甫
梁蓮超督二百四十五人　第七甫甘汝良督三百
七十二人　第九甫尤懷謙督三百八十人　上九

甫繡衣坊廖彪李天驥同督五百八十人　下九甫歐陽楨梁國泰同督四百七十八人　第十甫馮清楊伍花驄梁國瑨沈成安崔欽光馮陞同督千四百八十人　十一甫楊作權龔仲良同督千百有二人　十二甫東中約左東祺朱任艮鍾立誠同督八百十人　西約陳鶴清督二百十人　十三甫葉逢春潘擬呼同督五百有五人　小半甫馮慶良督百一十人　十七甫陳毓桂謝際安黎建威同督七百五十四人　叢桂叢秀坊南二約馮家樹督二百三十人　叢桂太和里潘應颺督百二十人　叢桂大巷黃則昌督百一十人　湛露巷李崇基督百二十人西除里鄧廷安督百一十人　叢桂元和新街梁岳光督百二十人　和睦里蔡德輝督百一十人淨溪約李文炘督百一十人　叢桂新街徐澤霖督百三十人　南約關暢時督百八十人　叢桂之南廖賡督百五十人　叢桂黃沙郭觀光李錦華同督

五百有三人　叢桂椰波頒金釗督百五十人叢
桂恩寧西約蔡伯彤督百五十人橋東西約黃文
超督百二十人逢蔡新街簡熊飛督百三十人
東約梁傅基督百二十人太平門外天平街區昌
俊督四百三十五人清平衆約胡鏘輝何秀林張
清禧盧俊華興啟何成業歐陽緒同督二千一百人
朝聖門街蔡天衢黃東揚同督六百五十人長
壽前九街李光鵬等同督二千二百九十三人長
壽里黃兆蓉劉康泰同督五百九十人寺前街潘
會蔡督二百人打銅街李春華黃國成林守憲李
耿光陳榮同督千四百五十人梁棚街潘有培陳
純燁蒡慎榮胡錢梁國華同督千二百人十三行
凝藉芳督二百六十人聯興街衆約李俊舉蕭希
顏何恩普馮驥同督千四百七十人寧蘊坊關敬
修督二百六十人福星里鄭惟督百二十人仁
安里陳光釗督百四十人德星里黃子權督二百

七十人 新勝街陳信彬督二百七十人 廣華五
約蒲艮弼余德芳何耀南同督八百八十人 同安
街郭應元督二百三十人 彬木欄黃來泰督三百
九十人 新基七約梁今葆鄧榮耀吳德昭同督八
百十人 萬鍾四約林祺何瑤黃承恩伍覲光同督
千一百七十三人 清平中約馮近光督二百十人
靖遠街范宏禹督二百十人 故衣街盧紀常督
百七十人 大市街陳尙賢督二百二十人 白糖
街賴貴清督九十五人 同文街嚴應昌督二百五
十人 洲欄門外七約馮濟美李福恩等同督千八
百九十人 設埠王琨督三百四十人 樂安街梁
浩光督百五十人 迦游東西約何呂東督二百八
十人 安瀾街王敬督三百九十人 鹽亭首約李
成長督三百七十人 潮晉街劉天球督二百五十
人 潮興街潘廷紳督百五十人 瓊花直街李太
昌督二百五十人 吉星里黃炳光督二百五十人

賢梓里鄺容光督百六十人　靖海門外東首約
林鴻泰督二百人　吉昌街黃河瑞督二百八十五
人　五仙門外會仙街霍齊標督三百二十人　龍
慶街雞織昌督二百七十人　河南龍溪七約潘正
理王尚之陳錫麟程國泰梁今榮同督九百八十二
人白鴿洲敉珠東市張日宣張國經同督六百五
十八人甘四鄉梁作舟梁提冠黎棵材植振德胡
樹棠區鑑清胡和德梁金謝俊勳李明上同督九千
七百七十八人　南田區國鏞鄧賜暉同督四百四
十人　洸涌衆約梁東陞周爲泰同督四百八十人
洸涌西約崔福賢督三百二十人　東約歐光大
林應春同督四百四十人　龍尾導街梁威璉督百
三十人　東西南約劉廷鉞督二百二十人　溪峽
東約張成貴督百三十人　南約李宗泰督百八十
人　西約楊蓮榮督百八十人　官渡頭梁名世張
業隆同督五百五十七人　鰲洲東約劉奕榮督二

百十人　西約何潤隆督三百人　鰲洲外街何汝成督二百七十人　永興社馮漢儀督三百八十人　福仁里霍衍彬陳士清同督四百八十七人福麟社梁章覺督百一十人　蒙聖里東約鄧信中督二百四十人　西約孫遇庭督二百四十八人　聚龍社杜瓊亮督二百三十人．草芳村鄧懷玉督三百有六人　盃科鄉林聯芳督二百二十人　太平坊何潮清督二百六十八人　百睦坊梁萬威督百人　雲桂鄉謝再蘇督二百七十人　南岸東約麥穗芳胡號安督三百四十人　寶岡鄉李鴻發區朝俊同督五百九十八人　福場里冼兆鏞督二百五十人　福場外街徐應科督百一十人　廠前街羅錫彤督百一十人事後皆給以頂戴其疋頭行衆何與夷售呢羽者洋商未撤夷呢羽至則按其行之有力無力而分其受貨之股交厚者夷則多其股以私之而買茶歸亦即按其受呢羽股分故商皆媚夷以求

多分其股夷亦以此挾商由來已久洋商裁後所至呢羽皆歸鋪店無高下其手之病於是般戶多作呢羽生理棉花亦爲洋貨入口之最大者銷行廣則貲亦厚兩行方據夷利自入城議起兩行自行聯約停止不入夷館買貨數月以來夷貨滯銷以責羽毡行毡者民夷交易通夷言之經紀兩行招之於店使入議貨值者也當時羽毡語夷商謂入城與否官王之非貿易家所宜干與惟慮城內外出勇旬日至十萬勢必釀成事故則貨不能轉售貲本將無所歸非以停買相爲挾制也尼頭行之胡兆鄰孙槐林棉花行之梁維翰朱正祥亦集丁嘖衆勇以出同受獎

當勇之夜出也四城燈燭照耀殆同白日鉦磤聲聞十里首尾凡十旬城西之密邇夷館者登層臺四望瞭在眉睫其稍遠者若新城

以內若河南南入村落平衍阻隔之處夷設巨鏡高
擎而倒影之火點如亂星諸夷結舌不能語戒館役
黑夷未黃昏即自閉前後戶市肆暫停交易諸貨既
驟壅不行香港微有所聞猶未暢知其事知亦未盡
信也迨副兵目以哎嘞意入探夷館舉所見告會紳
士恐夷酋尚未深悉利害頓成糾結集繕公函語以
民間設勇事使遞事齎書至領事所令轉致哎酋適
副目入探時方同集舊洋棧領事正寓其鄰處書詞

至彼不克暢明曲折即令傳語領事將親至曉之令勿先避領事迎入招副目圍案而坐遂悉舉今昔情事之不同者正告焉副目領事並唯唯夷樓臨海凡三間中爲客座兩房皆役居之後爲卧室即公司未撤時大班二三班所居以理貿易之所也今領事司稅於此時同登者七八輩領事接入有握手爲禮者予但遙揖之辭亦一拱而行初至各尚齒圍坐棹而坐予領事偕副兵目及一幕友三人雜坐其中出茶敬客次葡萄酒次則捲葉於紙不筩而吸者彼稱孖姑烟是也稍久則或起而閱所陳器三人惟副目不語中國官語餘二人皆能爲北腔頗熟幕客者畧通華文而不甚了了出紳士所致函一招伍親察欄邊質問其所未達函中有不可激成一語誤以爲攻擊之擊疑云以兵者

攻彼伍徐舉以水激石義語之頓居壁上懸三鐃一蘭崙圖一論倫三花橋圖一則厦門圖也當幕客與伍欄遏問答時二夷在座予察其詞色温平指蘭崙圖問領事謂爾王有城不居而爲宮室於外以爲不恃城衛殊不知宮外環以礮臺其長人攻伐不視城更甚乎彼殊笑而不能答又指三花橋圖曰爾國既責水收稅於民設中國亦有此則此珠江皆銀海矣領事轄遏以語副目中繼問予何以知之予曰五大洲皆在城中近事不知尚讀古書耶因指一厦門圖曰設當時仍守舊礮臺爾國何從入此不過一時事耳不能觀爲常局即如入城之事似乎先有約在而紳民意中並以前兵目先不宜背約私入耀兵致多欽差大臣不能不許是成約彼此皆無定則戰否亦無定矣今香港綠衣兵與護貨兵皆非肯戰者爾幸兵少倘兵多遏挾之入則殊失紳士意副目出而吹嘝請矣二人不覺點頭而終亦無語

自後停止入城議之文亦至奏入

聖情大悅

諭曰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

雖畧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

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

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

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

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資禦侮紳

士實力勵勤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
請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
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
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縉着加
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着
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所
有粵省文武各員着徐廣縉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
量分別保舉候朕施恩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

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
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
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着宣布朕言俾家喻戶
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樂第其勞
勩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欽此時將軍穆特
恩副都統烏蘭泰託恩東額水師提督洪名香粤海
關監督祥麟並以合力同心各盡其職照軍功議敘
粤中紳士候補道許祥光歸新班卽選候補郎中伍

崇曜以道員選皆給三品頂戴員外郎金菁茅鮑俊
並以郎中選同知許禮光儘先選書院監院教官梁
廷枬張應秋丁熙各給內閣中書銜羅家政給五品
銜家政應以子貴覃恩封太僕卿以方服官不受封故請五品銜餘各就原職加
奬有差督帶城內外河南壯勇者三百七十三人皆
咨部奬有職者遞進一階無則給以九品職已酉同譜錄序
云蓋聞同仇偕作義著聲詩連茹彙征象昭大易自
來縉紳筮仕錄誌同官所以示共事之緣即以寓相
維之義至若士流登進首重初堦同案同房各存譜
籍不獨鄉會科之同年敘齒貫閥綦詳沿及後嗣稱

謂攸資交情互倚之通行宇內也他如歷開事例名
目懸殊然甫截卯期亦必次其後先都爲一帙者益
彈冠相慶聯步齊登取便檢查不嫌蛇足由斯推類
悉數難終姑以事關中外之大防　恩冠古今
而特異如我等今日之同受品秩一視同仁者使不
爲之記其緣起列厥芳名將永矢弗諼之謂何毋乃
怠忽承之乎當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夷人之申請入
城也事則違例而成約是循文牘要求萬難自止惟
是撫之已成大局彼說以禮至未可遽詰戎兵勢處
兩難倘當事稍一依違即已大拂民志且果藐其窺
我邪郭侵我城衛恐變故猝乘難善厥後院憲徐葉
二公知衆心之不可棄衷情之未可徇也躬臨海澨
誠諭而嚴拒之至再至三足以奪其氣於是粵秀書
院肇發來敬集紳賢商議條約普勸城廂內外以逮
省河之南使各就各地各選各社整械明燈自巡其
境不假招募不領經費旬日之內如響斯應如轍斯

台一時得十萬人夷館耳目切近始而駭繼而畏終
而服而後貼然受範市易相安事遂寢息大吏以
聞
成皇帝聖心嘉悅爰沛懋賞給督撫以子
男世爵宮銜獎擢有差恭讀　恩旨我粵東百
姓深明大義有勇知方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
不移朕念其殲藏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着該
督等第其勞勩錫以恩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欽此
在籍等此舉念固因公亦期自衛當時曾蒙官獎
許役石投地作六坊紀其名姓此心已云不負何圖
聖澤優渥有加無已大吏善承德意
廣予一褒嘉在事董率者給以一命之榮原有品銜則
遞進一階三百七十三人各頒以印照恭錄
諭旨冠其端將以所獎入告且籍送大部存之人人
共沐洪施時時難逢　盛典使義問延於後
嗣榮聳達乎遐陬與　國同休永永勿替伏念我等
幸際　天威肅將海邦安謐之時一介編氓濫邀

冠帶洵爲過分允宜聯列名姓附以鄉貫里居三代
仕履勒爲一編各藏諸家垂之永久庶使他時顧名
思義敬誌不忘是用滌毫將受
恩始末敬書其簡端
是役也海內智勇之
士咸歎繼者之無所措手而夷酋自謂詞直理順亦
更不作絲毫將就之想以爲百姓雖衆若抗違官命
即屬叛民粵民斷不肯出此故始終責樞紐於官且
自香港登岸以入虎門既無所阻此外即非所慮況
官畏生事勢不得不衛以兵旅百姓其如官兵何初
不料督撫之協力同心有以感紳民之速之深一至

紳此宜

旨後已不能斤斤責紳官矣倘其始終不悔則入者

不旬日必片板無存此時亟圖自全之術惟有退居

海外知他國之以恥笑見激實速其禍棉塞兩耳庶

不致逝香港駐足之地亦遭折毀帆隨湘轉尚見知

幾茲當時新安先設有社學九龍附近尖沙一帶貧

民向以牛牢石米濟夷不過利其厚值而久矣苦其

暴戾積怒者深其春已自爲團練將俟夷衆一離香

港駭起殺其寥寥守者毀其樓舍付之一炬夷入虎
門一步方爲百姓所拒入內河愈深見拒愈衆萬不
暇外內兼顧事幾捷如影響若數計而龜卜焉然衅
隙從此復開雖快意一時究非謀國之善不如其自
知之而自止之
國威以是而伸
聖心以是而慰馭夷操縱之方以是而行尤爲美善
並臻之道是可識方隆之

國運耳

論曰當夷事初起民謠無端自城遞傳鄉曲七字爲句多離奇難解有曰寅虎之年定干戈者其後果以壬寅歲款豈天地刼數之一定不可逃者乎自虎門陷夷接跡省河所求率悖理疊出市斷商舟皆載兵至以日而增甫撲厦門知不可久則巢浙之甯波又以餘力攻乍浦緣是以突入長江其勢甚兇其志甚銳兵隊皆出雇募酬貲重而驅策嚴火器又爲西海

數百年長技我軍之北不盡關武備之廢與將帥之無謀也林文忠理海事首先至粵旋秉節鉞所徵者粵兵所籌者粵餉但一意嚴守口岸使藩籬自固臨海門而激厲之衆即爲用終其任未嘗有所挫失論者遂謂文忠倘獲始終其事必能令桀驁之夷叩關悔罪由我操縱畏若神明爲此說者誠有見文忠聽達語練集思廣益視國如家兵旅所過文戒頂須村市秋毫無擾及遇敵臨陣又敎以成法人人爭先

其忠勇之氣早有以懾服遠人推誠士卒夫是以信

於事先萬口同詞耳不知夷意主爭市併利傾國以

求嘗試先定曠日持久之謀不得逞於粵則肆毒於

閩浙粵能阻其入不能阻其出省河內擾之日文忠

適奉如浙之

命夜送諸佛山方且臨別欷歔歎洋氛不知何時可

了蓋至是雖文忠亦無如何矣然夷之伎倆全在恫

喝以取虛聲兵食資於商人貨滯則商無所出船愈

多而費愈重漢奸雖有供火食者究非可長恃往往

重子息假諸澳夷不可得以禮拜日責捐於商有僅

應以數員者明明勢巳窮蹙久將益乏文忠刺取其

新聞紙與月報洞悉其情持之頗堅旣而事起波瀾

猶深扼腕果使粵中無六百萬之與帆航鱗集售烟

爲食所得幾何曷敢他出縱至浙至江何能爲且亦

斷不肯以空虛難繼之貲深入南北適中進易退難

之地者鄭成功之冒險一試轉瞬而舍舟逃命彼獨

無所聞見乎況粵議欵時佛山礮已鑄成所未備者船械而已戰於外海必求巨艦今旣層阻深入盤桓內港東南洋商船之在省河拖風繒艇之泊陳村一日可招者以百十計倘移欵夷之力以收召漢奸嚴備守禦此中良有把握卽不然以堵河設勇之數百萬與泥城編紮製造之物移諸戰守明罰厚賞背城一戰未嘗不可驅夷於海外顧大用所在非文忠無見及者惜乎其去之稍速也琦侯之欵夷也所許數

與粵他日同而前之欵無他省之累後之欵開他省之端從後日欵於江者而兩兩較之不得謂琦侯鹵莽而許乞先見之明所不能解免於衆口者天津初接無所持以折服諸夷之膽反以粵事辦理不善爲言適足長夷驕而啟夷侮迨抵粵又取所備一切而盡裁之事事務與相反而卒爲所挾至此然後知夷之詭詐出意計外自怨所請有因而不見信於君上不見信於粵民至於匹馬單騎赴

萬壽宮怡中丞邀而返之其志可悲其事可諒然而晚矣臧孝廉之伏勇敢戰施於近海水陸是即予四省造船抽兵以尾追爲牽制之策彼用於內河此用於外海用於內河者勝在一時用於外海者利在久遠夷所以輕我舟師之故以市粵久耳目所及知師船例造限費監修者復從而減尅之弁兵畏風濵沙礁心膽先怯不能駕駛如履平地一旦使舟如馬梭織相遇彼方借商舟爲兵船長短異度勢必孤行見

我聯綜安得不懼而變計哉廢然而返匪直一時之
利而已祁敏肅公調寻於潮以告養入辭謂寻靜者
心多妙盡告我今茲所亟退即以是陳善而不用未
幾
廟謨果有船政之舉假使當事於奉
旨飭查少卿金應麟監生方熊飛請造之便合四省
通融製造派令巡洋不必購木越南恃捐紳士已得
一勞永逸之計矣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

日以夷攻夷卽日師夷長技姑無論西夷同一氣類雖日爲蠻觸爭而萬不肯爲中國用也就令樂爲我用而一舟之費內地可調兵數千敗必索償勝更求無厭止終難以善其後

天朝全盛之日旣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彼之火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舟亦鄭和所圖而予之者卽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亦得諸中國但能實

事求是先爲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反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雖然服之而已矣何必勝

夷氛聞記卷五終